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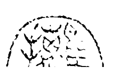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二十六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宋 袁樞 撰

譙縱之亂

晉安帝義熙元年　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與巴西陽昧謀作亂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昧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

興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興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聞變犇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為縱弟明子所敗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

之　秋九月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脩之至宕渠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三年秋八月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

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冦庭而救援理絶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九月譙縱稱藩于秦

四年夏五月譙縱遣使稱藩於秦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于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荆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

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譙泣謂諸弟曰
姚主之言神矣　秋七月劉敬宣既入峽遣巴東太
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
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譙縱求
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
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縱輔國將
軍譙道福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
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

之一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奈何以私憾傷至公毅乃止

五年春正月秦王興遣使册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六年秋八月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為荆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衆二

萬寇荆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荆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彦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三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

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悦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静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脱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

已自還返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
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譙水陸齊進譙等大陳舟師兼以
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譙等大敗譙單舸奔
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
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譙
書言城内虛實欲為内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
衆於是大安　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冬十
月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

時延祖

八年冬十一月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

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虚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

水向黄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内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盡鋭攻之其勢

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擊撫

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

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史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

呂光據姑臧

晉武帝太元七年秋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

寇馱入朝于秦請為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淩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光略陽氐酋婆樓之子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八年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寇馱車師前

部王彌窴為鄉導　冬十二月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兹王帛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九年秋七月龜兹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兹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

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八月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十年春三月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

秋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熈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熈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鋭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渇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熈弗聽美水令犍為張統謂熈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熈曰

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畧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群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

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熈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胄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熈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胄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熈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

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索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熈絶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主簿尉祐姦佞傾險與彭濟同執梁熈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悦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襲據

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十一年　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於魏安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

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祈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有衆三萬保據楊塢　夏四月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秋九月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太安十一月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

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十二年秋七月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犇廣武王穆犇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冬十二月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河湟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

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容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袵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既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

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

十三年　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

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

十四年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十九年秋七月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

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郎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乞伏據金城

晉成帝咸和四年　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強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

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

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頽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

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為左相屋引出支為
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
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
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　秋七
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
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主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

苑川王　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奕干金熈戰于葛渾川沒奕干金熈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　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　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

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勍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　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　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　冬十一月枹罕羌

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畧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主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　夏六月秦主

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　冬十月秦主崇爲梁王乾歸所逐犇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凉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

如故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還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犇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

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夏六月西秦王乾歸徼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太守鎮枹罕

三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還都苑川　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　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

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别乾歸獨引數

百騎奔乞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

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于秦　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

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　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寖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郡二萬餘人築城于嵻峎山而據之　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源熾磐克枹罕遣人

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　夏四月乞服乾歸如抱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　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王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抱罕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秋七月

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九月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户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

月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敦為秦興太守以鎮之　夏四月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為武威太守鎮嵻崀城　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畧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　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　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

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峎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乙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　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

禿髮據廣武

晉哀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畢禿髪椎斤卒年一百二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九之孫也

武帝太元十九年　初禿髪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畢大都統烏孤與其群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

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葰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秃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畧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

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秃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

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麐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

吾二人久居内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儹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内應事泄詳被誅儹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名太原公纂使討儹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儹舉事必不虚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吕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

為呂氏臣安享其禄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統至甾禾遂叛歸麿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麿大破之麿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麿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畧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麿將王斐于城西麿兵

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

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麐秃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夏四月凉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麐救之纂敗還　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凉王光決戰郭麐每以天道抑止之凉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

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強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麿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　秋九月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于西平王烏孤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僤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

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畧可一戰禽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強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太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

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　十二月西平王秃髪烏孤更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内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

雖有才而内相猜忌若使浩亹㢘川乘虚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名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録府國事　秋八月武威王秃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四年春正月秃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畜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隣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為都

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録尚書事　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髪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髪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

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 是歲秦王興遣使以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

二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為國家

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嫵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枝

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仗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奈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

先以狀告之僴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僴檀入自涼風門别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僴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僴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僴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僴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

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

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

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于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　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　十一月夏王勃勃

帥騎二萬擊傉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衆追之勃勃逆擊於陽武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

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畧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

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

興遺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𤣱等

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𤣱濟自金城姜紀

言於𤣱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

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

援可坐克也𤣱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

之𤣱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

而已何降之有𤣱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

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
內應事泄僔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
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
阬之何以懲後僔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
羊於野歛成縱兵鈔掠僔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
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
不出僔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
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

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請罪　冬十一月禿髪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皇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蒙遜據張掖

晉安帝隆安元年　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世世為部帥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之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奮臂一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

策畧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吕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歳遂結盟起兵攻凉臨松郡拔之屯據金山　夏五月凉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忽谷破之蒙遜逃入山中蒙遜從兄男成為凉將軍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説建康

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何如業不從相持三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璽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

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業以蒙遜為鎮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

二年夏四月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六月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弘沮渠蒙遜

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安西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而不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為吕纂所破

三年春二月叚業即凉王位改元天璽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

五年夏四月北凉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畧欲遠之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郎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

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蒙遜殺權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

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返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鎮軍將軍臧莫孩帥所部降之

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壁候塢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因之至是名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衛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别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乆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候塢帥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子然一己為君家所推願匄餘命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

斬之業儒素長者無他權畧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故至於敗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　夏六月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秋九月

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秦隴西公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小可遣挐也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

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拏臣竊以為茍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執蒙遜從弟鄯善茍子虜其民六千餘户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拏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名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元興元年秦王興遣使拜沮渠蒙遜為鎮西將軍沙州

刺史西海侯

二年秋八月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傉檀問曰禿髮傉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

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悦乃受命

義熙八年冬十月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十一月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玄始置百官如涼王光爲三河王故事　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秦滅後涼

晉安帝隆安三年冬十二月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爲

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慕容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使慕容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凡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慕容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立嫡有常偎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睦則祚流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慕容弘泣曰不敢又執慕容手戒之曰汝性麤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紹祕不發喪慕容排閤入

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
纂曰陛下國之冡嫡臣敢奸之紹固讓纂不許驃騎將
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
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奈何棄
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
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纂見紹於湛
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超光弟寶之子
也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威

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狥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左衛將軍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諫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奔廣武纂憚弘兵強以

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

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黄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

志乎纂乃使弘出衆告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

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咸

寧謚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謚紹曰隱王以弘為大

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録

尚書事改封沓禾郡公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

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

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鎮廣武纂遣使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四年春三月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

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恩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乃更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纂改容謝之名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以送獄纂遣力

士康龍就拉殺之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

五年　涼王纂嗜酒好獵太常楊頴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

恃兄弟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
纂本以恐愒超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同宴
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纂醉乘步輓車將超
等遊禁中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
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又劒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
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
尚止之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
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益多罵之

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荒淫暴虐沓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兹休慶纂叔父巴西公佗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

邈有寵於緯説緯曰纂賊殺兄弟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即天王位大赦改元神鼎尊母衛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安定公謚纂曰靈帝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

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謚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　夏五月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遣使説秦隴西公碩德曰吕氏自武皇棄世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

取之易於反掌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秋七月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碩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

畧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忽因焦朗華純之衆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秃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

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　閏月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陛下

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窮困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為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冬十二月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

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内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

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内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毁苑牆而入起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強遁還

元興元年春正月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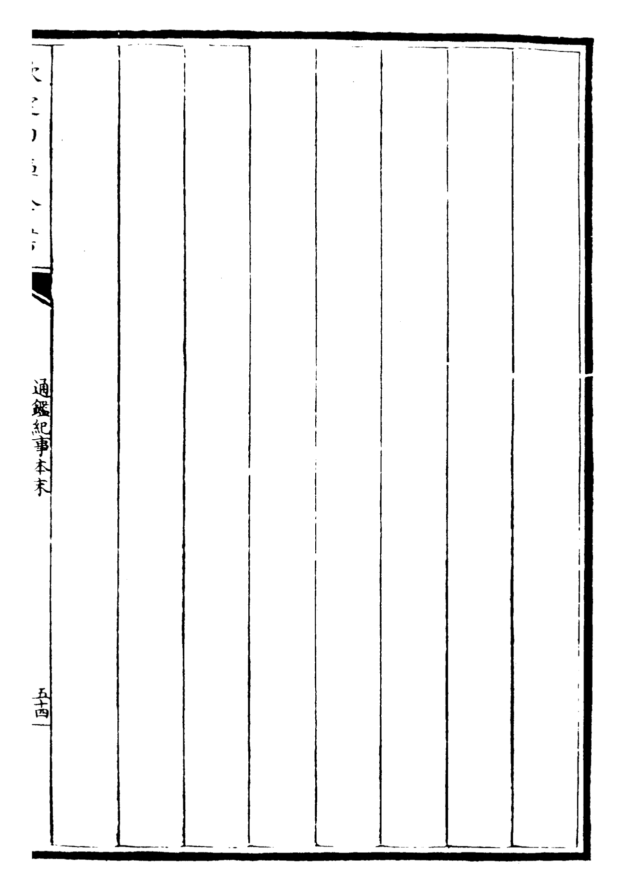
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儁擅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戸而歸以𩑈為左司馬𩑈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𩑈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恵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儁擅義而歸之　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饑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絶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盡阬之積尸盈路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隆遣使求救於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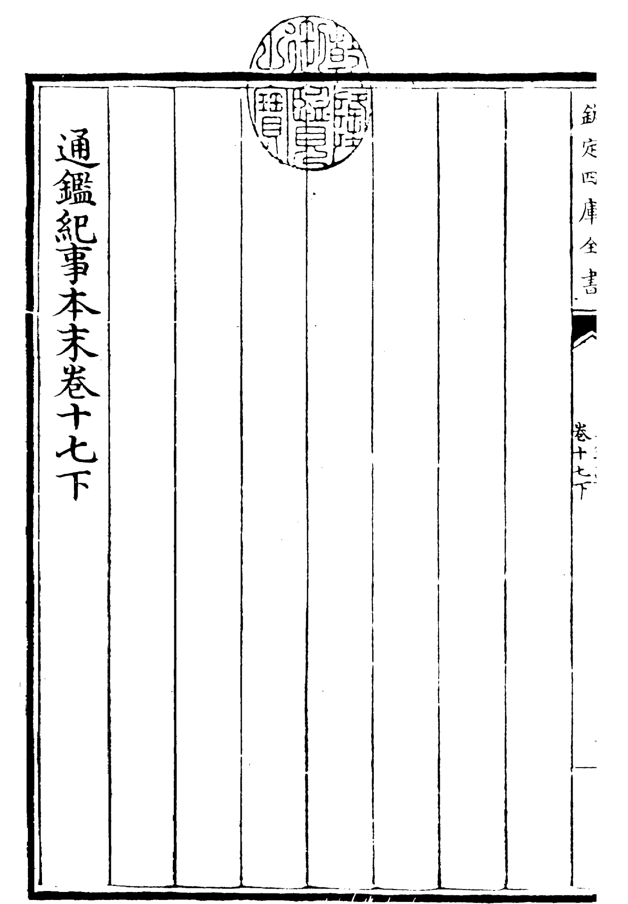
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户而還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復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　冬十月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三年秋七月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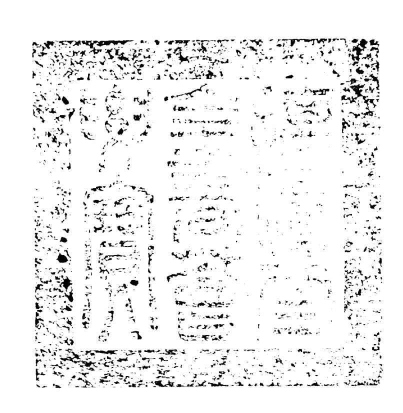
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絶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鎮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鎮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蒙遜使臧莫孩拒之

敗其前軍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郭將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敘初郭麐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麐從乞伏乾歸降秦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謄錄監生臣張元信